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74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童年的火巷

一条很窄很窄的小巷,没有门牌,没有住家,隐藏在老街古巷内,周围百姓俗称它“火巷”(旧时一种消防通道)。

那时,我家住三条营70号大杂院,与永竖幼儿园之间,就隔有这样一条很长很长的火巷。穿过火巷,踏出后门,便是另一条老街巷子巷。

想到童年,自然会想到这条火巷。

火巷总是静静的,走进去,抬首,斑驳的瓦,一线蓝天,低头,青苔的墙,坑洼的泥土地。一眼望去,巷内空空荡荡,无声无息,常见的家鸽和麻雀,都难见到它们落在巷里“咕咕”“叽叽”四处觅食。可以想见,这样一条狭长的巷道,平时有谁留意。

上小学后,方知火巷并非灰暗、冰冷、无人在意,至少我们小学生喜欢它、关注它。放学之后,都会陆陆续续地溜进火巷,把书包摺在一家通往火巷的侧门旁边。随即各占一段,打弹子、滚铜板、拍洋画、斗蛐蛐是男孩子的最爱。女孩子跳皮筋、跳房子、抱起腿撞拐。大人是不进巷裆的。没有大声的呵斥,没有难看的脸色,更没有人驱赶,个个放心大胆地玩、自由自在地玩,呼来唤去的学名、乳名,顿时让清冷、暗沉的火巷变得阳光灿烂,生机盎然。

每次津津乐道地谈及童年的火巷,总会忆起爷爷奖给我的那把蚕豆。

那时,穷人家父母多不识字,孩子们却有闻鸡起“读”的好习惯。也许,邻里间相互影响形成风气。大姑妈住我家对房门,两个表哥在一中读书,成绩很好。天刚亮便捧着书本,各占天井一角,面对沧桑的墙壁,旁若无人地大声地朗读课本。天天这样。住二进的张家两兄弟,读城南中学初中,随后也各在天井一边,一句一句响亮地背着诗文,书声琅琅,也没大人监管。

爷爷握着长长的旱烟袋,比中学生还早就已端坐在天井里。小方桌上放着茶壶瓷杯,一碟水煮蚕豆,有时是奶奶晒制的萝卜干,酱红色的,很香很有嚼劲。爷爷不识字,只知道儿孙读圣贤书,长大有出息,脸上常有抑制不住的笑意。

妈妈怕影响表哥,让我从天井小侧门钻进火巷读书。清晨的火巷,每天前前后后都有四五个孩子,各占一处,互不干扰,大声地读着书、背着诗。

读完书,我会回到天井背给爷爷听。爷爷听后,露出欣慰的笑容,摸摸我的脑壳,随即抓一把蚕豆,或萝卜干奖励我。哦,衣兜里有了与玩伴交换的零食,这一天我会很开心。

□南京杨清生

减肥记

人家说人最大的痛苦是没钱,正所谓“一分钱能难倒英雄汉”啊。我却以为更大的痛苦是减肥,脂肪堆到肚子上,真是既滑稽又添无尽的烦恼。

一天,也怪我没事找事,老远就看见邻家那个笑起来眯缝了眼的三岁娃,于是扯起嗓子喊他:“阳阳——”

他来了,小脸上的表情很有标志性。到了跟前,他伸出一只小手,他奶奶在后面喊:“哎哎,干什么!喊吉爷爷。”他嘴里含着笑声,掀起我的汗衫,摸到我的肚皮,说:“大肚皮吉爷爷。”

妻子说:“看看,连小孩子都笑你的大肚皮,你怎么办哦。”

是的,我尝到了大肚皮带来的不便和痛苦,暗自立下目标:不出三月,还我身轻如燕!我着手进行一场全方位的立体的减肥运动。首先,雷打不动、风雨无阻地每天绕生活区走一圈半,五千步。邻居高先生嗤笑,说:“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,我每天三万步呢!”他拍拍自己的肚子,“看到没?一点赘肉都没有。”我说他那样走会损伤膝盖骨。都有理,谁也说不动谁。我在走路的人流中,曾经快步走,曾经慢跑,忽然醒悟,自己不是年轻人,不是来练八块腹肌的,只要运动让肠子蠕动、排泄正常,实现减肥就是胜利。于是再次选择了适中的步伐。

还有茶饮疗法,蒲公英决明子茶是减肥时髦货,先买来一袋喝,发现实物没有广告上的整齐、鲜亮,是山寨货。接着到中医那里进货,再根据指点,自己配制,安心了。每天听音乐,捧一杯茶饮,静待瘦身。这种茶饮貌似中药汤,有草药香。妻子皱皱眉,说这茶喝到哪天能见效呢?我立刻对她做了一次小科普:“中医讲究慢慢调养,急不得。‘心急吃不得热豆腐’,道理相同。”

第三,跟着手机学各种减肥操,人家演示的各种动作,就是冲着减肥的,我看着就心动,

□南京吉卫明

十八岁,我当上小学老师,也积极倡导学生闻鸡起“读”,养成书声琅琅的好习惯。我知道:帮学生熟读熟背课文,自小培养语感,以后他们的作文,会文从字顺、水流花放。

童年的火巷,人迹罕至,然而,有个年轻和尚,每天定时从家门口走过,常会钻进火巷再不见他出来,给了我一种神秘感,总认为他不是普通和尚。那时,父亲在南京大戏院上班,我自小白搭戏(蹭戏)看多了,许多武打戏让我滋生了侠客梦。《七侠五义》《十三太保》《金镖黄天霸》类的小人书更促使自己想寻师学艺,当名身背宝剑的侠客。

侠客的师傅,不是僧人道士便是老尼。我与扁头都有武侠梦,都觉得定时从家门走过的年轻和尚,低眉垂眼,脚步轻快,常常瞬间会从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,准是武功高强之人,决定拜他为师。

我和扁头腿上绑上铁皮,开始练习轻功,想让这位和尚师傅再教飞檐走壁。这天看见他远远过来,我俩随即跟踪身后,然后去他寺庙里拜他为师。没想到他又钻进火巷,我俩跟着他进去。远远地看见他提起袈裟,对着阴沟在撒尿。我俩赶忙背过身去,怕被他见着。再回首,却不见他的人影。扁头说他可能从后门走了。我说没人影,他飞檐走了。难道他不想收徒……以后,再也没见过他了,我俩的武侠梦也随之消失。什么除暴安良、扬名立万,火巷知道:那只是童年的一种臆想!

童年,在火巷里遇见一件事,从没对人说过,也许,他给了我两片封口的水果糖,或是什么说不出讲不清的缘故。

有天下午,表哥让我去火巷挖蚯蚓,第二天带我去老虎头的周处台钓鱼。我钻进火巷,低着头想找出潮湿蚯蚓多的地方,忽然看见远处墙边一对青年男女,靠得很近在说悄悄话。走到近前,那位大姑娘梳着两条长辫,圆脸很漂亮,薄薄的嘴唇那样鲜红。见着我随即扭过身去。男的我认识,是腐福街裁缝店里的裁缝,曾替我做过三个衣兜的学生装。他先是一惊,瞬间尴尬地一笑,从衣兜里掏出手指长的一条水果糖,剥了两片递给我,还用手指在嘴边,做个让我别说出去的手势。我微微地点头,他俩便迅速地走后门走了。

童年,我也在火巷里和女孩子玩过家家,扮演过新郎,但不知道长大后会遇到爱情,约会,那时只是懵懵懂懂觉得和漂亮女孩一起,是件令人羡慕的事。

跟着学起来,一边动作一边手摸腹部的振动。真感谢并羡慕人家真人运动前后的身形对比,它坚定了我的信心,绝对抵一万句言辞。我每天对自己提出新要求,先做五十下,渐渐增加到八十下,一百下。腿很酸,我咬咬牙,想着心里面驻守着的满满的希望,再累再酸算什么,我挥笔写下“坚持”两个大字,贴墙上,时时提醒自己别松劲。

我是认真的,包括思想是端正的,态度是积极的,措施是实在的,方法是多样的,尤其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最近又看见一条视频,是捏大腿内侧,为此百度了一下,大腿内侧有“阴包穴位、足五里穴位、血海穴位”。中医的神奇,是看似无关,却妙在唇齿。捏大腿内侧,肯定是根据某个中医理论的运用。我做这个动作时,感觉有点疼,这就对了,人家事先说过了,先有点疼,过后就好了。

我每天都做记录,腰围多少,体重涨跌,一个星期一个小结,这是在运用统计学,可是写下的文字,体重变化多少、哪种方法有可能作用更大些、运动过程中的辛苦、时常出现的情绪波动、自己的决心等等,又涉及到文学上面去了,我好像听谁说过“文学无处不在。”只是,我在不知不觉中添加着细节罢了。这个很有趣。

后来,我感觉肚子大点不算什么事。我一个老表来家做客,适逢我妻子又说起我的肚子,不雅观,太难看。他却另有说辞:“这是一肚子学问啊!”明摆着这是奉承话,可我爱听。因为有一说,苏东坡就是大胖子。我的一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中,就有他。都知道他是吃货,这个帽子戴在谁的头上,谁要是不胖,鬼才相信。关于他,有这么一个故事:某天午后,苏轼吃完饭,摸着自己的肚子问侍女们:“你们知道这肚子里都装的是什么?”侍女们要么回答是文章,要么回答是学识。这是问题的关键。对于胖,关键在如何看,什么人看。况且,也不曾听人说哪本史书上有苏东坡减肥的记载呢。

家有「小厨师」

放暑假了,女儿开始了赖床的日子。作为老母亲的我,唠叨得唾沫星子横飞,也没能成功在早上八点钟把她叫起来。私下跟老公商量了许久,我们决定把厨房交给女儿。

当天晚上回到家,我往沙发上一躺,摆出一副咸鱼的姿势:“今天上班好累,好想回家就有饭吃啊!”

女儿凑过来:“妈妈,要不我给你煮碗面条?”说干就干,她用电饼铛煎鸡蛋,在电锅里煮面条。孩子想要煎个圆形的蛋,蛋液却流得到处都是,翻面的时候蛋又碎掉了。一通忙活,煎蛋总算算是搞定了。她盛出面条,放上煎蛋,想要倒点酱油调味,却一不小心倒多了,面条汤变得黑乎乎的。

我端起碗大口地吃起来,连汤也喝了个精光:“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,我看你不光是小棉袄,还是妈妈的小厨师。”

“那当然,我可是大厨!”看着女儿得意的小样,我进一步建议:“大厨,以后咱家早饭就交给你了。”“没问题。可我只会清水煮面条呀!”她考虑了下,眼珠子一转,俏皮地说:“不过手机上一搜食谱就出来了!”

新官上任三把火。女儿睡前定好早上六点的闹钟,时间一到,她立马爬起来去厨房干活。接下来的几天,鸡蛋面、青菜鸡蛋面、西红柿鸡蛋面……煎蛋从不规则图形变得圆润起来,汤汁也由忽咸忽淡变得正常。但女儿的兴致却慢慢淡了下来。

“宝贝,早饭能换换花样吗?下周吃土豆饼怎么样?”我适时地提出要求,要让她有新鲜感和挑战性。

女儿又开始研究怎么做土豆饼。她对照着手机上的教程,用电子秤称好面粉、食盐,按照步骤制作着土豆饼。开始做的饼薄厚不一,不是烙糊了,就是有些地方还没有熟透。不管怎样,我和老公照单全收,还不忘给她点赞和鼓励。

又是几天的工夫,女儿的土豆饼做得有模有样。她还试着改良下小饼,菠菜、胡萝卜等分别被丢到绞肉机里,被她摊成了不同颜色的小蛋饼。

后来,女儿又开始做晚饭,从简单的炒菜开始,炒土豆片、炒土豆条、西红柿炒鸡蛋、黄瓜炒鸡蛋……到后面自制藕肉丸子、红糖发糕等等。

享用着女儿做的美食,看着她神采奕奕的样子,我突然想起一句话:“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:有事做,有人爱,有所期待。”

□山东滨州盖瑞萍

换一下站位

自来水公司抢修队的老张,50多岁了,从小工干到师傅,现在又成了我的师傅,从业几十年了,对基本技能,是妥妥地拿捏。他最引以为傲的,就是更换阀门时,不需要去关闭总水,直接带水操作,甚至在冬天,也是如此。

每次看到脱缰的水龙瞬间被他截流,我总是掩藏不住一脸的羡慕,这个时候,老张看上去非常神气。

“好好跟我学,学我的手法,学我的站位,这份能耐,你也会拥有。”

但我总觉得老张只是这么随口一说,比如他的站位,随机性极强,没有规律可循。比如他的手法,正着来,反着来,正正反反,信手拈来。渐渐地,我也就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了。

这一天,我跟着老张,去换一只阀门。配合他挖开石渣地,整出一个容得下阀门回旋的余地,剩下的事,只能交由老张来完成。

只见老张袖子一卷,转动扳手,麻利地拆下了旧阀门。阀门拆下之后,照例是喷涌而出的水流,照例是老张拿起了预先开启了的新阀门,再往出水口一凑,紧接着是顺时针旋转。没想到那一刻,那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,卡了壳,老张好像没对上丝口,尝试了好几次,都没有成功。

水位在快速升高,一会儿就漫过了操作坑,一会儿又漫过了老张的脚背,由于没对上丝口,喷溅的水让老张全身都湿透,好在这是在大热天,即使没被水弄湿,也会被汗浸湿,所以,湿不湿倒是无所谓。

或许是觉得在徒弟面前失了脸,老张显得有些尴尬,站起身,直了直腰,看了看天。

“没想到呀,没想到,一块石头,顺着水流,堵在了阀门的下头,怎么拨弄,都拨弄不走,哎,亏得我老张今天在阴沟里翻了船。”

我说:“师傅,你先歇上一会儿,抽支烟吧,调节调节心情,琢磨琢磨对策,如何?”

我递过一支烟,给老张点上。说到底,也是我工作没做到位,挖的坑太窄、太浅,到头来坑了师傅。我跟师傅这么多年,其实早已经看出了症结所在。正所谓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于是不无小心地提议道:“师傅,你先出来,换一个站位,直接面向出水口,那样力气可能会更到位,丝口的接触点,也不容易被水流荡开。还有下面既然遭石头堵塞,那么是不是可以试着最大限度地从上面的左侧开始旋转,待丝口进去大半圈后,再往上抬一抬,下面的小半圈,就好办了。”

老张瞟了一下我:“真看不出,你小子,还有藏着掖着的一出。”

果然,只见老张三下五除二,不一会儿,阀门就换好了。老张使劲甩了甩手上的水,笑着拍了拍我的肩,说:“有长进,你可以出师了。”

我知道,这也怪不得老张技术不行,只是他急于在徒弟面前表现自己,才把自己的工作思路带进了坑里。

本来,这世上,预料之外的事情太多,当我们遇到困难,不妨先松一松手,换一换思路,改变一下人生的站位。也许,所谓的困难,压根就不能称之为困难。

□浙江台州梁文君